

黑 质 三 部 曲 · 之 二



〔英〕菲利普·普尔曼 著 周 倩 译

魔法神刀

The Subtle Knife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黑质三部曲·之二



〔英〕菲利普·普尔曼 著 周倩 译

魔法神刀

The Subtle Knife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法神刀/(英)普尔曼著;周倩译. —上海:

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6. 4

(黑质三部曲: 2)

ISBN 7-5327-3842-6

I. 魔... II. ①普...②周...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3877 号

Philip Pullman

THE SUBTLE KNIFE

The Subtle Knife Copyright © 1997 by Philip Pullman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6

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cholastic Ltd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 09-2002-321 号

魔法神刀——《黑质三部曲》之二

[英] 菲利普·普尔曼/著 周倩/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.625 插页 2 字数 226,000

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10,100 册

ISBN 7-5327-3842-6/I·2156

定价: 22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,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- 一、猫和角树 ~ 007
- 二、在女巫中间 ~ 037
- 三、孩子的世界 ~ 060
- 四、钻孔 ~ 078
- 五、航空信 ~ 102
- 六、发光的飞行物 ~ 128
- 七、劳斯莱斯汽车 ~ 160
- 八、天使之塔 ~ 186
- 九、妙手神偷 ~ 203
- 十、萨满巫师 ~ 237
- 十一、观景台 ~ 248
- 十二、屏幕语言 ~ 265
- 十三、伊萨哈特 ~ 288
- 十四、阿拉莫峡谷 ~ 312
- 十五、血苔藓 ~ 344

猫和角树

威尔拉着他母亲的手说：“快点，来吧……”

但他的母亲畏缩不前，她还是害怕。威尔在暮色中打量着这条狭长的街道，街边是成排的房子，房前是小花园和方形篱笆，阳光在房子一侧的窗户上闪耀着，却将另一侧置于一片阴影之中。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人们现在大概正在吃晚饭，周围很快就会出现别的孩子，会注意到他们，议论纷纷地盯着他们看。等待很危险，但他所能做的还是像往常那样劝她。

“妈妈，我们进去找库柏夫人吧，”他说，“你看，我们都来了。”

“库柏夫人？”她有些迟疑地问。

但他已经开始按门铃了。他得先放下包再去按门铃，因为他另一只手还挽着妈妈。在十二岁这样的年纪，被别人看见他挽着妈妈的手本来是一件让他感到烦恼的事，但他知道，如果不这样，就会有什么事发生在他母亲身上。

门开了,钢琴老师那有些衰老的、弓着背的身影出现在门口,她身上散发出他熟悉的薰衣草香水的味道。

“是谁?是威廉吗?”老太太说。“我有一年多没见到你了。有什么事吗,亲爱的?”

“请让我进去,我还带来了我的母亲。”他坚定地说。

库柏夫人看着这个头发凌乱、心不在焉、似笑非笑的女人,还有这个目光忧郁、嘴唇紧抿、下巴突出的男孩。她注意到,威尔的母亲佩里夫人一只眼睛化了妆,另一只眼睛却没有,然而她自己却没有发现,威尔也没发现,一定是出了什么事。

“好吧……”她说,向边上走了几步,在狭小的门厅里让出地方。

威尔小心地看了看街道,然后才关上门。库柏夫人注意到,佩里夫人紧紧抓着她儿子的手,而他则非常温柔地带她走进那间有钢琴的起居室(当然,他只知道那个房间);她还注意到,佩里夫人的衣服闻起来有一股潮湿的霉味,好像晾干前在洗衣机里放了很长时间。他们俩坐在沙发上,夕阳照着他们的脸,那宽大的颧骨,大大的眼睛,还有那笔直的黑眉毛,他们俩看上去是那么相像。

“怎么了,威廉?”老太太问道,“怎么回事?”

“我母亲需要在一个地方住一段时间,”他说,“眼下在家里照顾她实在太困难了。我不是说她病了,她只是有点犯糊涂,她还有点儿紧张。照顾她不会很麻烦。她只需要有人和善地对待她,我想您可能做得到。”

那个女人看着她的儿子，好像没怎么听懂，库柏夫人看见她脸上有一处瘀伤。威尔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库柏夫人，他的表情很迫切。

“她花费不多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我带来了几包吃的，我想足够维持一段时间。您也可以吃，她不会介意别人跟她分享的。”

“但是……我不知道应不应该……她难道不需要去看病吗？”

“不用，她没有生病。”

“但是必须有人能够……我是说，难道没有邻居或是亲戚——”

“我们什么亲戚也没有，就我们俩。邻居也很忙。”

“那社会福利机构呢？我不是在推脱，亲爱的，但是——”

“不！不，她只是需要一点点帮助。目前这会儿我帮不了她，但时间不会很长。我要去……我有一些事要办，但我很快就会回来，我会带她回家的，我保证。您不用照顾很长时间。”

那位母亲无限信任地看着她的儿子，他转过身，对母亲微笑着，充满爱意和安慰。这一切让库柏夫人无法说“不”字。

“好吧，”她说转向佩里夫人，“我相信几天是不成问题的，你可以用我女儿的房间，亲爱的。现在她在澳大利亚，她不再需要这个房间了。”

“谢谢您。”威尔说着站了起来，好像急着要走。

“可你要去哪儿？”库柏夫人问。

“我要和一个朋友在一起，”他说，“我会尽量多打电话的，我

有您的电话号码,不会有问题的。”

他母亲看着他,有点迷惑。他弯下身子,笨拙地吻了她。

“别担心。”他说,“库柏夫人会比我更好地照顾你,真的。明天我会给您打电话。”

他们紧紧拥抱着,威尔又吻了她,然后轻轻地松开她绕在他脖子上的手臂,向门口走去。库柏夫人看见他有些苦恼,因为他的眼中有泪光在闪耀,但他还是转过身来,想起了应有的礼节,他伸出手。

“再见。”他说,“非常感谢您。”

“威廉,”她说,“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——”

“这事儿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”他说,“但她不会给您造成任何麻烦,真的。”

她并不是这个意思,他们俩都明白,但不知道为什么威尔一定要管这件事。老太太心想她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倔强的孩子。

他转身走了,心里早就开始想那幢空房子了。

威尔和他母亲住的地方是一处现代住宅区,周围是环形街道,有十几座相同的房子。他们家显然是其中最破旧的一座。房前的花园只是一小块草地,长满了杂草。他的母亲在今年早些时候种了些灌木,但那些树由于没浇水都枯死了。威尔绕到花园的拐角,他的猫莫西从她最喜欢的地方,也就是那棵活着的绣球花下钻出来,伸了个懒腰,脑袋蹭着他的腿,轻轻“喵”了一声向他打招呼。

他抱起她，小声说：“他们回来过吗，莫西？你看见过他们吗？”

整幢房子很安静。黄昏里最后一丝光亮中，马路对面那个男人正在洗车，但他没有注意威尔，威尔也没有看他。别人越不注意他越好。

他把莫西抱在胸前，打开门，迅速走了进去，在把莫西放下地之前，他认真倾听了一会儿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整栋房子空无一人。

他打开一听罐头，放在厨房的地上让莫西吃。那伙人还有多长时间会回来？他无法知道，所以他最好动作快一点，于是他上楼开始寻找。

他在找一个破旧变形的绿色皮革文具盒。就算是一幢普通的现代住宅，能藏下一个这么大一点的东西的地方也多得惊人，你无需另外的秘密隔板和地下室来增加找东西的难度。威尔先找他母亲的卧室，翻找她存放内衣的抽屉令他发窘。他挨个找了楼上其他的房间，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房间。莫西走过来看他在干什么，然后坐在一边清理自己身上的毛，同时给威尔做伴。

但他还是没有找到。

这时天已经黑了，他也饿了。他自己烤了些豆子吃，然后他坐在厨房桌子边，考虑怎样用最好的办法检查楼下的房间。

就在他快吃完的时候，电话铃响了。

他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心在狂跳。他数了数，二十六声，然后铃声停了。他把盘子放在水池里，开始接着找。

四个小时过去了,他还是没找着那只绿色的皮文具盒。快一半了,他筋疲力尽。他躺在床上,衣服也没脱,立刻就进入了梦乡。他的梦紧张而拥挤,母亲那张忧郁、害怕的面孔总是近在咫尺。

好像就是一瞬间(其实他睡了将近三个小时),他醒了,同时明白了两件事。

第一,他知道那只文具盒在哪里了。第二,他知道那些人就在楼下,正在打开厨房的门。

他把莫西拎到一边,轻声制止了她睡意朦胧的抗议。然后他双腿一悠,来到床边,他穿上鞋,绷紧每一根神经倾听楼下的动静。那些声音非常轻微:一张椅子被搬起来、又被放回原处、短促的噓声、木地板发出的嘎吱声。

他的动作比那些人更轻,他离开卧室,踮着脚尖来到楼梯顶头一个空房间里。房间里并非漆黑一片,在黎明前的幽暗光线中他看见了那台老式的脚踏缝纫机。几个小时之前他刚刚检查过这个房间,但他忘了检查缝纫机边上放图样和线圈的小盒子。

他小心翼翼地摸到那只盒子,同时注意听着。那伙人在楼下走动,威尔还看见门缝外可能是手电筒发出的一线微光。

这时他找到了盒子上的开关,他按动开关,盒子被打开了,正如他所预料的,那只皮文具盒就在那儿。

现在他该怎么办呢?他蹲在暗淡的光线中,心脏剧烈地跳动着,他努力倾听。

那两个人就在楼下的门厅里。他听见其中一个轻声说：“嗨，我听见送牛奶的到这条路上来了。”

“还没到这儿呢。”另一个声音说，“我们得上楼看看。”

“那就上去吧，别在这儿晃悠。”

威尔听到楼梯顶部发出轻微的嘎吱声，他稳住了自己。那人并没制造什么响动，但他却无法阻止这预料之外的嘎吱声。这时声音停住了，威尔从门缝里看见一束微弱的手电筒光扫过门外的地板。

门慢慢开了，威尔等到那人的身影完全出现在门口时，猛地从黑暗里冲出来，撞向入侵者的肚子。

但他们都没有看到那只猫。

那人来到楼梯顶时，莫西静悄悄地从卧室溜出来，竖着尾巴，站在那人的腿后，准备用自己的身体去蹭他。那人身体健壮，训练有素，本来是可以对付得了威尔的，但那只猫挡住了他的路。他向后退时被她绊倒了，他倒吸一口冷气，从楼梯上一个倒栽葱滚了下去，脑袋重重地撞在门厅的桌子上。

威尔听见一声可怕的撞击，他来不及停下来去想那声音是怎么回事，就抓住文具盒，顺着楼梯扶手滑下来，从躺在楼梯下、缩成一团抽搐不止的那人身体上跳过去，抓过桌子上的大手提袋，从大门跑了出去，而另外那个人只来得及从起居室里跑出来，瞪眼看着这一切。

即使在害怕忙乱中，威尔还是感到好奇：为什么另外那个人没有冲他叫嚷，也没有追他呢？不过他们很快会来追他的，开着车、拿着手机。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快跑。

他看见送牛奶的工人出现在街口,他那电动小货车的灯光在满天曙光中显得很苍白。威尔跳过篱笆,进入了邻居的花园,又沿着房子一侧的小路来到花园的另一侧,跳了出来,又跑过一片被露水打湿的草地,穿过树篱,来到住宅区和大马路之间的一片灌木树林里。他爬到一棵灌木下,躺在那里大口喘着气,浑身打颤。现在到马路上还为时过早,还得再等会儿,等到交通高峰时刻。

他无法从脑中赶走那人脑袋撞在桌子上发出的响声,以及他的脖子屈成一团的样子,完全变了形,四肢也可怕地抽搐着。那人死了,他杀了他。

他无法把这一幕幕抹去,但他不能再想了,还有很多事要考虑。他的母亲:她待在那个地方真的会安全吗?库柏夫人会不会说出去?甚至,如果威尔没有像他所保证的那样回去会怎么样呢?因为他不能回去,他杀了人。

还有莫西。谁来喂养莫西呢?莫西会不会担心他们在哪里?她会跟来吗?

这时天更亮了,已经有足够的光线察看购物袋里的物品:他母亲的钱包、律师刚来的信、英格兰南部的地图、巧克力条、牙膏、换洗短裤和袜子,还有那只绿色的皮文具盒。

所有的东西都在。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。

除了他杀了一个人。

威尔七岁时,第一次认识到他的母亲和别人不一样,还有,他

得照顾她。那是在一家超市里,他们在做一个游戏:他们只有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才能往小推车里放东西。威尔的任务就是环顾四周,然后悄声说:“现在可以了。”于是她会从货架上拿起一听罐头或是一盒别的什么东西,悄悄放进小推车。东西放进去以后他们就安全了,因为他们都隐身不见了。

游戏很有趣,他们玩了很长时间。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,店里人很多,但这个游戏他们玩得很好,而且合作得很成功,他们彼此信任,威尔爱他的母亲,而且会常常这样告诉她,她会告诉威尔她也爱他。

他们来到收银台时,威尔既激动又高兴,因为他们就要胜利了。当他母亲发现钱包不见了,还说一定是小偷偷走了钱包时,这仍是游戏的一部分。但这时威尔已经开始厌倦这个游戏,而且他饿了,妈妈也不再那么高兴。她真的害怕了,他们又走回去,把东西分别一一放回到货架上,但这次他们得特别小心,因为敌人得到她的钱包后,知道了她的信用卡号码,正在追踪他们……

威尔自己也越来越害怕。他意识到他母亲是多么聪明,她把现实中的危险变成一场游戏,不让他害怕,可结果他还是知道了真相,为了让她放心,他得假装不害怕。

所以小男孩仍然假装这是一场游戏,这样她就不用担心他是否害怕,他们虽然什么也没买就回家了,但远离敌人他们就安全了;后来威尔还是在门厅的桌子上发现了钱包。星期一他们去了银行,为了保险起见,他们撤消了旧账号,又在别处开了新账号,危

险过去了。

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,威尔慢慢地、同时很不情愿地意识到他母亲的敌人并不存在于生活中,敌人在她的心里。但那些敌人并没有因此变得不那么真实、不那么危险和吓人;这只意味着他得更加小心地保护他的母亲。从超市事件开始,他认识到,为了不让母亲担心,他必须假装。威尔的部分注意力一直关注着她的忧虑,他是那么爱她,他会用生命去保护她。

关于威尔的父亲,在威尔还不能记住他的时候他就消失了。威尔对他的父亲非常好奇,他经常问母亲一些让她头疼的问题,而大部分问题她都回答不了。

“他很有钱吗?”

“他去哪儿了?”

“他为什么要走?”

“他死了吗?”

“他会回来吗?”

“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?”

只有最后一个问题她能解答。约翰·佩里曾经是皇家海军的一位英俊、勇敢、聪明的军官,后来他离开军队,成了一名探险家,到世界上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。威尔听到这些觉得很刺激,没有什么比有一个探险家父亲更让人激动了。从那时起,所有的游戏中他都有一个看不见的伙伴:他和父亲一起在丛林里披荆斩棘地前进,在帆船甲板上以手遮眼眺望波涛汹涌的大海,在蝙蝠出没的

岩洞里手持火把辨认神秘的字迹……他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无数次救过对方的命，他们在篝火旁笑谈到深夜。

但威尔渐渐长大了，他开始感到奇怪。为什么没有一张他父亲在日常生活或探险时的照片？比如和其他胡须上结满冰霜的男子汉一起在北极乘坐雪橇，或是在丛林里察看藤蔓植物覆盖下的废墟？为什么家里没有一件他带回来的纪念品？为什么书本里从来没提到过他？

他的母亲也不知道，但她说过的一句话打中了他的心坎。

她说：“有一天，你也会沿着你父亲的足迹，成为一个伟大的人，你要继承他的衣钵。”

威尔还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，但他已经有了某种顿悟，并且被一种骄傲和使命感鼓舞着。他的游戏即将成为现实。他父亲还活着，迷失在某处荒野，他要去解救他，继承他的衣钵……有这么伟大的目标，即使生活困苦也值得。

所以他严守母亲的秘密。在她较为平静清醒的时候，他注意向她学习如何买东西、做饭、收拾房间。当她糊涂和害怕的时候，他就能干这些活。他也学会了如何隐藏自己，在学校里保持默默无闻，避免引起邻居的注意，即使母亲在害怕和疯狂中几乎说不出话时，他也要做到这一点。威尔最害怕的莫过于社会有关机构发现她、带走她，再把他送到陌生人的家中，什么困难都比这强。因为她也有心中阴霾一扫而光的时候，她会重新快乐起来，嘲笑自己的恐惧，赞扬他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。那时的她是那么慈爱和温

柔,他觉得没有比她更好的伙伴了,他只想永远和她生活在一起。

但后来那伙人来了。

他们不是警察,也不是社会福利机构人员,更不是罪犯——至少威尔是这么判断的。威尔想赶走他们,但他们对他毫不理睬,也不说要什么,他们只跟他母亲说话,而那时的她又脆弱得不堪一击。

但他在门外听见他们在打听他的父亲,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

那些人想知道约翰·佩里去了哪里,有没有捎带东西给她,她最后一次收到他的信是什么时候,还有,他有没有和任何外国使馆联系过。威尔听见他母亲越来越悲伤,最后他跑进房间让他们离开。

他看上去是那么凶猛,以致于那两个人竟没有因为他年纪幼小而觉得可笑。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他,或是用一只拳头把他打翻在地,但他毫不畏惧,怒发冲冠。

他们离开了。这一幕让威尔更加坚信不疑:他的父亲肯定在什么地方遇到了麻烦,只有他才能去救他。他的游戏不再充满孩子气,不再是内心的想像,它确有其事,他必须表现出色。

不久之后他们又来了,声称威尔的母亲有事要向他们交待。他们是在威尔上学的时候来的,其中一个人在楼下跟威尔的母亲谈话,另一个人趁机搜查他们的卧室。她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,但威尔早早回家,发现了他们,他再次怒目以对,他们又一次离

开了。

他不愿向警察求助，怕母亲被有关机构带走，而他们似乎知道这一点，更加纠缠不休，最后他们在威尔到公园去寻找母亲时破门而入。她的情况更糟了，她认为她必须把湖边长凳上的每根木条都摸一遍。为了让她快点做完，威尔就帮助她。那天他们回到家时看见那伙人的汽车消失在街口，他进屋后发现他们来搜查过家，大部分抽屉和橱柜都被他们翻过了。

他知道他们要找什么。那只绿色的皮文具盒是他母亲最珍贵的财产，他梦想能看一看里面的东西，但他从来都不知道她把它放在什么地方。他知道里面有信，他还知道她时常哭着读它们，然后她就会向他讲起他的父亲。威尔断定那伙人要找的就是这个文具盒，因此他必须采取行动。

他决定先给母亲找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他左思右想，但他没有朋友可以求助，邻居也早就对他们起了疑心，他能想到的可以信任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库柏夫人。只要母亲在那儿安然无恙，他就准备找出那只绿色的皮文具盒，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，然后他要去牛津，为他心中的疑问寻找答案。但那伙人来得太快了。

现在他还杀了其中的一个人。

所以警察也会来追他的。

还好，他擅长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他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，时间越长越好，直到他找到他父亲或是那伙人找到他。如果那伙人先找到了他，他可不在乎再杀几个人。